



An  
**Opera**  
Suite

Chester Eagle

# 一位歌剧爱好者的札记

切斯特·伊格尔 著

王国富 译

他们去皇宫剧院 - 一家改建的大影院 - 观看歌剧。他们之间有一股引力，相互绕着对方转。他们窃窃私语。他说乐队里有三角铁这种乐器，她说没有。她是音乐学院三年级的学生，而他连乐谱都不识。但是演奏了一百小节之后，她不情愿地细声承认，“对不起，你说对了。”

他走进巴黎歌剧院，希望买到一张便宜座位的票。他排在长长的队伍里。当他靠近售票窗口时，他看到一则告示：留下的唯一选择是靠近舞台的（前排）座位 - 四百法郎。四百法郎呀！他看着口袋里的那沓钞票。“我难得在巴黎。”就四百法郎。

在他们那性欲受到压抑的学校的食堂里，约翰紧挨着盖里坐下。他察觉在盖里和他们桌上的女服务员菲莉斯之间有一股情欲涌动着。盖里的眼睛直盯着她，而且跟她说起话来比跟其他任何人说话更细声细气。盖里直等到考试结束，结业式行将举行之时，才约菲莉斯和他出去。他们在城里碰面，远离学校的眼睛。他们跳舞，看电影吗？他们在旅馆过夜，还是和她的一个朋友过夜？他们第二天还在一起过吗？约翰正在四合院里等待开饭的钟声响起，这时菲莉斯急冲冲地赶来，迟到了，急急忙忙找到工作服穿上。

晚饭后，约翰还在四合院里聊天，这时他看见盖里垂头丧气地从钟楼下方的通道走来。他通常步履轻盈，可今晚却显得疲惫，且变了模样。他对约翰说，“进来跟我聊聊。”他们走进盖里用作书房的那个小间。约翰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他觉得不好涉说。他对盖里说 - 可他不知道盖里是否在听 - 他已听到许多有关歌剧的消息，而且想去看一场。“明年他们将上演唐·乔凡娜。据说会演得很出色，届时我会再过来。我想我会去看的。”盖里抬起头说，“我自己也颇感兴趣。我会跟你一起来。”

约翰已经结婚一年了。在他妻子生日，也是他们结婚周年纪念日的那天，他给了她“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”\* 一剧的（德国乐队指挥）福特万格勒灌制的唱片。他们坐在火炉前，听着第三幕的戏文。她坐在一张深的扶手椅里，仔细看着歌词，他紧挨着她。他们正听着特里斯坦临终冗长寂寞的独白。

他因剑伤，因缺少伊索尔达的救治，因剧作家把他描绘成在不能再掩藏爱情的那一刻勇于拥抱黑暗、黑夜和死亡的人而正在死去。

他们听着他的怒吼，这时牧笛声转而表示航船到达；他们在想象中注视着撕松绑带，在耀眼的阳光下血流满地，趑趄踉跄。他们听到他的情人呼叫他的名字，接着奇迹发生了。音乐缓慢到了奄奄一息之人的节律，反复回荡，现实生活几星期，舞台之上几小时，缓慢到了这一刻，他们听着同样的音乐相互在对方身上认出自己的情侣，认出他们共同的命运。特里斯坦吟唱着他的最后一个歌词：

伊索尔达。

听者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他们久久不忍换上最后一面唱片。

巴黎歌剧院里座位十分舒适。我们的旅游者穿着从小箱子里取出来的衣服，与穿着高雅的人们摩肩接踵，觉得有点寒酸。但是黑暗遮掩了他们之间的差别。他觉得，和周围任何一个人一样，他也知晓（莎士比亚和威尔地剧中的人物）福斯塔夫。他知道莎士比亚，他知道威尔地，他是精神贵族中的一员，看得出演出的每一个细微的差别。所以，小泽征尔（日本乐队指挥），尽你所能吧，他思忖道，别理会剧院里某楼座高处发出的嘘叫声，因为因怨恨和

嫉妒而喝倒彩者大有人在。

皇宫剧院里演出(理查德·施特劳斯的歌剧)纳克索斯岛的阿里阿德涅。阿拉贝拉，一张德干公司出品的旧唱片里的女高音歌唱家，站在楼梯底端梦呓：

*当意中人到来之时...*

墨尔本公主剧院上演‘银玫瑰骑士’，玫瑰骑士的蒙羞，放弃和幸福的狂喜曲，在黑暗降临到产生它的文明社会时响起，三个女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

约翰还没有结婚，正热恋着一位朋友的妻子。在歌剧中大多数事情都叙说了。约翰·福斯塔夫爵士怎么样呢？

*愿主人福特到了极乐世界。*

他希望朋友死去。不，他不，他否认这个想法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！他希望这样，但是他不知道如何使之成为现实。他那时不是歌剧里的人物，是不是？

他和他朋友的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感情，但是他们还没有相互表白。他自己都还没有承认有这种感情。一天晚上，他们正在听(意大利歌剧)奥泰洛(故事取自莎剧奥赛罗)，那出可怕的歌剧；他的座位离她的很远。奥泰洛正在演唱，他的嫉妒，他的疯狂被唤起了；她看着约翰说，“到我旁边来。”他站起来，感到没力气，这时那位化妆成黑人的意大利演员，唱着他高尚的曲子：

*再见了，幸福的怀念...*

他自己一直远离的那些情感正在他内心涌动；他坐在她脚边的地板上。她抚摸着他的脸，然后握住他的手。“我们有麻烦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们真的处于困境。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”

小泽征尔指挥得很出色，尽管嘘声不断，但是他的福斯塔夫角色，虽然他仔细研究过这个角色，还是带着尚未醒悟人的语气。这是一种坚定的语气，仍处于成熟的早期。他已自我放纵，做出各种肢体语言和笨拙的行动。但是仙后在导演的怂恿下，表现出该如何处置。她第六场开头的台词是说给奎克利女爵士听的，她自己则留在远处，直到福斯塔夫数完半夜钟声，情欲亢奋，觉得可以满足两个而不是一个女人的需求。

*这会带来双倍的乐趣！*

仙后缓慢地，非常缓慢地出现在舞台上。她妙不可言，令人震惊。她是黑人，没有化妆。她黑黑的，穿着一身深红色的紧身衣服，赤着脚，披着一件拖地的红色斗篷。她走到斜坡的顶端，出现在观众面前，然后走下斜坡，来到观众之中，一个从黑夜中走来的人。没有理会橡树下那个胆小鬼，她缓慢地，非常缓慢地走到前面，在耀眼的白色灯光下，浑身通红，唱呀唱...

约翰正照料着孩子们，因为他妻子不在。男孩在幼儿园。女孩在后面院子的沙坑里玩沙。他妻子说，孩子们受父母无意识中思想的影响；而他对此则持怀疑态度。他从后门望出去看着女儿。她全神贯注地在玩；他可干几分钟他自己的事情。他拿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歌剧的唱片，因为它使他入迷 - 而且使他不能忘怀。他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强度的激情，因而，自从他对此乐曲有所反应以来，他心里一定有以同样方式跃跃欲试的潜在念头。但事情还没有发生。什么，或者谁，会促发它呢？这种危险使其更加迷人...

*小心！*

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在河岸的花丛中慢慢地沉没下去，祈求黑夜的降临，准备不顾一切殉情。约翰一个人在家，知道他正在颤抖。歌剧演员唱到他为他妻子写在歌词本封面上的几

行歌词：

心连心，唇贴唇...

我们生死永相随...

这些话使他不安。他爱他的妻子，尊重她，知道她对他忠贞，尽管他有过错和不忠的行为，他也知道他所追求的极度兴奋和她所追求的明智的、微妙的亲昵将永远不会同时发生。说到底，这是徒劳无益的追求，而且他们俩都清楚这一点。他想逃避。

这对相互痴迷的情侣，听到侍女布蓝甘妮的警告，自问他们是否应该留神。特里斯坦愿意死。死亡可以夺去他的生命，但是他的爱是永恒不朽的。伊索尔达想知道他是否不在那儿了：他们现在还是特里斯坦‘和’伊索尔达，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，但是已为...所连结。

下一乐段使约翰感到很有趣，因为乐段让他觉得很奇怪，一对临终的恋人竟然大段大段地讨论起简单的连词 - 连接词“和”来。特里斯坦“和”伊索尔达。就在这段讨论即将结束，乐队的琴弦发出性爱的颤音之时，约翰听到他女儿在门口大哭。她该死，他想，她竟然在这个时候嚎啕着过来。“亲爱的，过来，”他大声说，并冲出厨房。她弄痛了手指。他吻了吻她的手指，替她揉了揉，就把她抱回客厅，此时客厅里男高音和女高音正完全沉湎于对方，那个简单的连接词“和”字正迅速地消失在他们的，也是(剧作家)瓦格纳的，激情之中。乐曲带来的诱人的念头拥着他，就像他已拥着他女儿一样，回到那个遥远的异国他乡，几个世纪之前这个地球另一边的(故事发生地)康沃尔。虽然小女孩还在他怀里，他的思想却在乐曲，他的眼睛看着歌词，等待着在塔楼瞭望的伊索尔达的侍女提醒东方欲晓的那一刻：

小心！小心！

约翰的女儿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事情。就在来自塔楼的警告声盖过混乱的音乐时，她尖叫起来。她尖叫着在他怀里激烈扭动。“哦，该死，你该死，去你妈的！”她父亲大声吼叫，因为他看到现在这个追求也徒劳无益。愤怒，困惑，几乎就像传奇里的那对恋人在梅洛特和马克王冲进来时被打断一样，感到痛苦，垂头丧气，他关掉了留声机，把哭闹着的女儿带到沙坑去寻找弄痛她手指的东西，并且狠狠地搥了它一顿。

他们在米兰呆了两天。他对妻子说，“你有没有意识到那边就是拉斯卡拉（米兰著名的）歌剧院？他们朝街那一边望去。一辆电车在他们和剧院之间驶过。“看你能否弄到今晚的票？”她说。他认为他该和她及孩子们呆在一起。“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来，”他妻子说。“这对你来说至关重要。去买票吧。”

在门厅旁的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，一个男人正坐在桌子边。“明天六点钟再来吧，”他说，“会有些空座位的。”

当约翰离开旅馆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妻子说她和孩子们会马上过来坐车的。电车很拥挤，因此他和妻子被分隔开了。后来她挤到了他身边，脸颊通红。她抱着他，她需要他。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“这个男人刚才正站在我身后，”她说。“他捏你的屁股了吗？”她又一阵脸红。“他试图猥亵你吗？”他不知道周围有多少人听懂了这些话。她没有回答，但是她紧紧地靠着他，他很高兴，他正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解救的良方。

电车的窗子蒙上了一层雾，看不清他们已到了什么地方。唯一下车的门在电车的前部，所以他们向那个方向挤。他妻子和孩子们挤过去了；他发现他自己却被挡住了。“我要下车，”他大声叫喊，但是两个肩膀之间他怎么也挤不过去，而且他的叫喊一点用处也没有。他的家人下车了，但是当他挤到车门口时，车门却关上了。“再开开门！”他命令道。电车没有停下来。在下一个车站他第一个出来，他急忙走下车。他看到儿子和女儿在远处，而他们的母亲则跑着、跳着、笑着。他们几乎已能赶上。当他们赶上他时，正好就在拉斯卡拉剧院门前，他们四个人互相拥抱；这是他们旅程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。“我希望会令人满意的，亲爱的，”他妻子说。“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喝点饮料，然后再回去。”

在马蹄形的剧场里，他的座位在楼高处，而且正好在乐队指挥的背后。听了几小节音乐后，他断定声学科学已经倒退了几个世纪。听众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还没有鼓掌，混响就消失了。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如此用心地听的东西。这使他自己的听觉更加敏锐。有关演出他突然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是，演出几乎和日本的能剧一样无动作。歌手的手死死地垂在身体两侧。几个允许的动作特别显著有效。整个歌剧被认为是一系列的场景。当叙事需要时，人物进入新的位置，然后动作停止，这样音乐可以响起。这是（威尔地的）西蒙·波卡涅格拉，一出他所不知道的歌剧。

他根据所给他的提示阅读，开头几场布置得有点昏暗阴沉，他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才知道，这与大教堂有关 - 遮蔽的、冬天般阴沉的大教堂。事实上，那是夜晚。站在有圆柱门廊的宏伟宫殿外面台阶上的人物正在阴谋改变（意大利）热那亚城邦国家的政府。西蒙·波卡涅格拉是一位平民水手，他为热那亚清除了威胁其贸易的海盗，他与一位他不允许婚娶的贵族妇女生有一个女儿，他将作为热那亚的新总督。但是孩子早已失踪，而且直到孩子找到，新老总督之间、高层和底层阶级之间才会和解。

在第一个幕间休息时，约翰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男人说话，他告诉那个人，他发现佛罗伦萨是多么令人激动，虽然他已听人说起这座城市这么多年。米兰人不想听到与之竞争的城市受到赞扬，他要旅游者知道米兰更胜一筹。约翰已见过李奥纳多的‘最后的晚餐’图吗？当时他不该认为佛罗伦萨是这样的一个好地方。约翰已见过...？那个人连珠炮似地说出米兰许许多多的宝贝。约翰觉得他在拉斯卡拉剧院看戏真幸运，而且他安排得很好，还赶上了塞根蒂尼画作和马里尼雕塑的展览。别离开这座城市，那个米兰人一再劝说道，直到你看到李奥纳多的‘最后的晚餐’。约翰说他会设法的。

幕间休息期间，二十五年过去了。幕启，舞台上出现的是那失踪的女儿 - 一位成年的女子，带着一个情人。她置身于几乎是痛苦的美景中。舞台上正闪耀着悦目的灯光。简单剪影里所显示的是一艘帆船的甲板、船栏和桅杆。这一直是波卡涅格拉所处的环境，但是现在阴谋、政治正在毁灭他。约翰不安地坐在椅子上，他正捏皱着手里的节目单。与其说歌剧正测试着他的心理极限，倒不如说金色的灯光、富丽的场景、丰富的想象力在起作用。他想离开他的座位，依依不舍地看上最后一眼，然后冲下楼梯，走进刺骨的寒夜，在那里，他不需要做出反应，可以远远地品味在现场难以应对的东西。然而，他强迫自己留下。

第二个幕间休息时，那个米兰人出去喝一些东西。约翰坐着没有动，害怕离开了座位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知道他得经受整个经历，而不是经历一点儿就偷偷地离开。他感到惊奇，所有这些年来，听这种音乐并没有使他有所准备：沉迷于艺术确实会陶醉其中。

第三幕开始。一位阴谋者被送上绞刑架，失踪孩子和她情人结婚的赞歌悦耳地从乐队升起。生和死！约翰终于明白，那就是音乐所要传递的信息。多年来，他一直把它作为一种虚构的逃遁之地，在那里激动、激情和想象可以尽情展现，除了快乐之外，不会有任何其他后果。现在他明白：歌剧描绘的生活与他所过的生活相同，或者说，部分地相同；歌剧是他内心世界的公开展现，这是他仅仅有点想知道的事。他为西蒙·波卡涅格拉感到巨大的遗憾，因为西蒙已经被下毒，而且在他女儿被找到、和她高贵的祖父和解已经可企及的时刻，他将死去。在故事中，为什么和解、解决方案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实现？如果生活只能那样，那么约翰逃避这样的结局不用感到羞愧，舞台上的人物就逃避不了。夜复一夜地扮演悲剧角色必定使歌手害怕？总督，以前的水手，来到水边的台阶。他很虚弱，他的行动缓慢。气氛沉闷，舞台背景一片铁灰色。

然而，幻术回来了。灰色的幕布由看不见的绳索徐徐拉起，悦目的灯光充满舞台，航船的轮廓再一次出现，因为西蒙在问，在他年轻、自由的时候，在他事业幸福的阶段，他为什

么没有发现死亡。他为他的继位作了安排，他和他的敌人作了和解，他步履踉跄，慢慢地倒下，他又唱了一会儿，此时那奇妙的幕布 – 那自由的蓬帆，那必需的围墙 – 徐徐降落到原位。

\*注：多种欧洲语言撰写的*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*的故事有许多版本。今天最有名的那个版本是德国剧作家理查德·瓦格纳写的那出歌剧，该剧 1865 年在慕尼黑首演。歌剧剧情如下：（英国）康沃尔的马克王派一艘船去爱尔兰，由他最信任的副官特里斯坦指挥，去接回马克王的新娘伊索尔达公主。可是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却热恋着，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决定服毒殉情。然而，伊索尔达的侍女布蓝甘妮没给他们毒药，而给他们喝了春药，因而燃起了他们炽热的恋情。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面，瓦格纳极其激情的乐曲表达得很清楚，他们要求的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是得不到的。歌剧讲述的是他们死亡的故事，特里斯坦被马克王随从的剑刺中，失血过多而倒下，此时伊索尔达及时赶到，她凝视着死去的爱人，心驰神摇，满怀情死的欢乐，唱着“情死之歌”。一曲终了，伊索尔达倒在特里斯坦的怀里，沉入到永恒黑暗之中，也沉入到永恒的爱之夜中。

